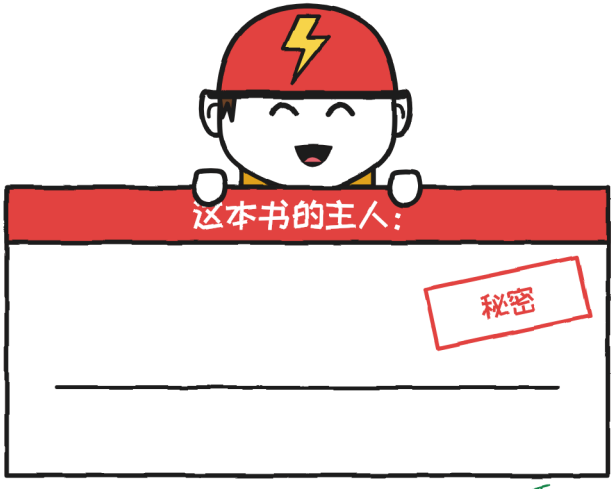


而且我先看。 —J.

如果你捡到它，请把它退回。拜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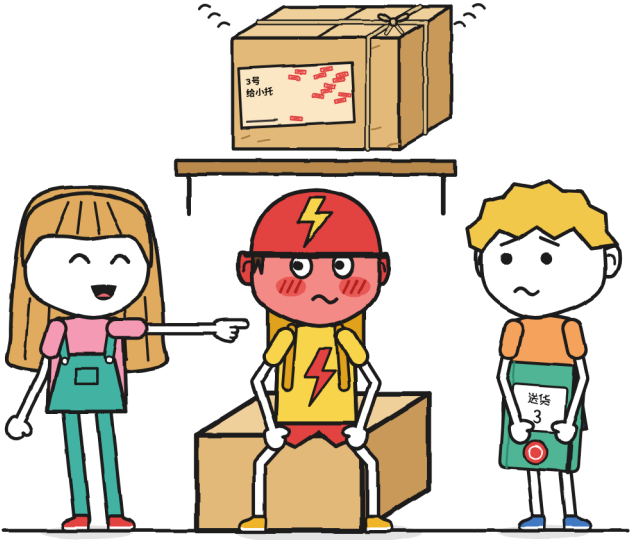
只在故事里

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真正的包裹不会飞回来。骑真正的自行车时，就翻到最后一页。 —J.

不可能快递 · 3

请退回

LinguAula



（古尼的笔记本）

尺码 XL · 插图小说 · 13+

不可能快递 · 3
请退回

本系列第三本。前两本：《这个包裹会咬人》和《打雷前不要打开》。

文字与插图：LinguAula

中文版：LinguAula

尺码 XL · 插图小说 · 13+

第一版：2026

© 2026 LinguAula · info@linguaula.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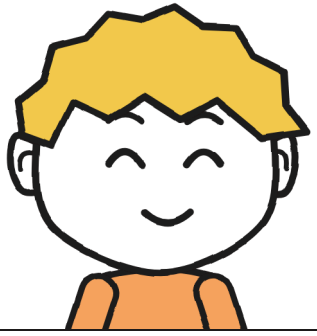
可自由复印，供课堂和家庭使用。

字体：Noto Sans SC、ZCOOL KuaiLe、Ma Shan Zheng、Andika、Patrick Hand、Caveat 和 Courier Prime（SIL OFL 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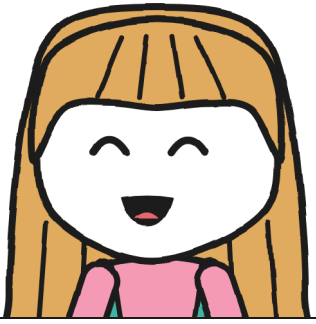
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com

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快递员受伤。脸红了的，倒有一位。 —J.

谁是谁



古尼，星期六送货员。爱画没人要他画的东西。这本笔记本是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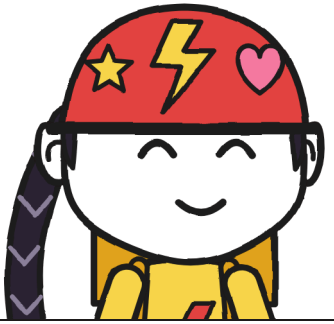
胡莉塔，用绿色的笔写字，署名J。她总知道怎么帮忙。问题就在这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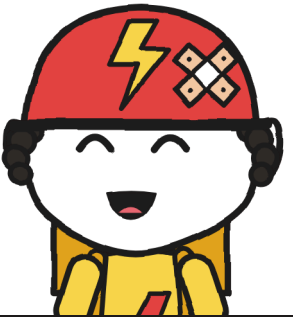
托尼奥，骑自行车给闪电快递送货。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脸是一块一块红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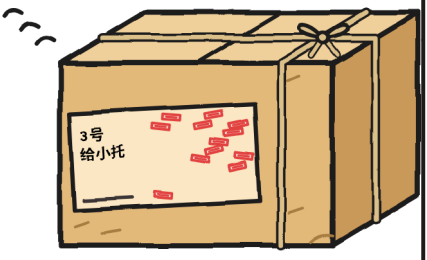
玛拉，不可能快递的店主。戴着女巫帽。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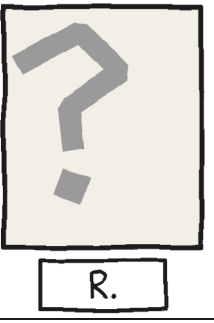
佐伊，闪电快递的。最快的一个。给大家起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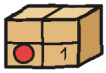
布鲁诺，闪电快递的。爆过一次胎。两年前的事。



3号包裹，一动就会响。标签上只写着一个名字。



R.，寄出那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没有人说出R.的名字。



第1章

叮铃

叮铃。

声音很小很小，只有别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才听得见：像小勺碰了一下杯子，像玩具自行车的车铃。它是从退件货架上传来的，我们这四个留在玛拉店里的人，一下子全定住了，安静得连印章掉下一粒火花都听得见。

雷雨走了好一会儿了。胡莉塔还站在我那张蓝色的凳子上，绿色记号笔举在半空，刚在被划掉的19旁边写好了18。玛拉的一只手停在去拉卷帘门的半路上。我呢，平时就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这会儿也什么都没让它们干。

是3号。而托尼奥，那个给闪电快递送货、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的快递员，脸红得和他的头盔一个颜色。

笔记本是新的。2号本子，一场雷雨就被我用完了；这一本是绿色的，一角盖着店里的印章，我打算隆重地由我来开头：第一页写标题，再写一个新词。

古尼的送货笔记本 3。秘密。

“秘密”的意思是我先看。而且我不告诉任何人。 —J.

我吐着舌头写好了标题，跑去找橡皮，怕它写歪了。等我回来，已经有人替我开过头了：胡莉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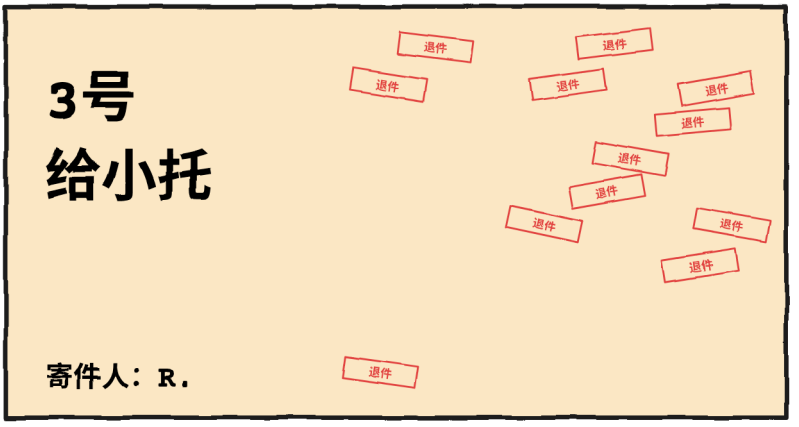
“我替你开了头，算是帮你，”她说，“不客气。”

我并没有请她帮忙。可是对胡莉塔来说，这不重要。

下面是写给将来可能读到这本子的人看的，要是那个人不是她的话。这家店叫不可能快递，是玛拉的店。玛拉是女巫，戴一顶紫色的帽子，有一枚印章，一盖下去就迸出带着熄灭的蜡烛味的火花。左边的货架上放着退件：谁也没能送出去的包裹。它们只有一条规则：收件人要是不用擦不掉的墨水在标签上签字，天一亮，包裹就会飞回自己的格子，准时得像猫到了开饭的点。原来一共二十个，全是同一个人寄的，R.，关于R.，我在蓝色笔记本上已经记了六条线索。胡莉塔和我送出去了两个，一颗龙蛋和一包会跑的种子，墙上用她的绿字写着：还剩18。

胡莉塔就是写绿色字条的那个。我是古尼，这个街区的新来的：我的东西差不多都还在箱子里。托尼奥是闪电快递的送货员，背黄色背包的那个，每个星期六和我们一起受罚；打从雷雨那天起，他在店里就有了自己的位子：一个倒扣的送货箱，放在凳子旁边。玛拉什么也没解释就把它摆在了那儿。“暂时的，”她说。没人敢问这个“暂时”要暂时到什么时候。

3号放在最上面一格，挨着龙蛋和种子留下的两个空位，标签朝外。我走过去读它，站着，没有碰。



三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3号。给小托。最下面是：寄件人：R.。名字和最后一行之间，空着一大片白纸。四周盖着十二个“退件”章。我数了。

胡莉塔从凳子上一跳下来，站到我旁边。她大声念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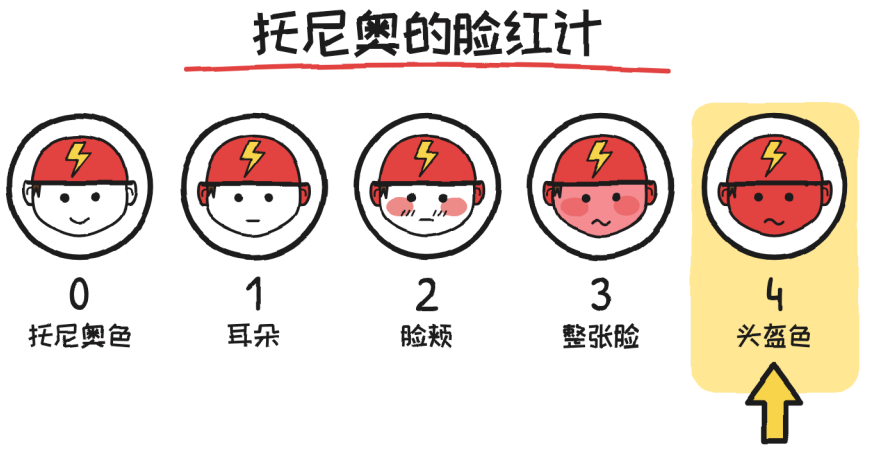
“给小……”

然后闭上了嘴。

胡莉塔从来不会在一个词说到一半时闭嘴。我看了看托尼奥，就明白了为什么。

我读了一半。另一半，我咽回去了。——J.

有的人一下子就全红了。托尼奥不是：托尼奥是一块一块地红。先是耳朵。接着是脸颊。然后整张脸都满了，一直红到头盔的帽带，可是还剩最后一级，也是最糟的一级，就是脸和头盔再也分不出来的时候。自从有了2号的颤抖计，我看什么东西在变化，都忍不住要给它配一把刻度尺，所以我记了下来。



胡莉塔朝包裹伸出手，想把没读完的那部分读完。

“那个包裹可以等，”托尼奥说得飞快，“它不是已经等了好多年了吗？那就再等一天。或者十天。闪电快递不着急。”

我还是第一次听闪电快递说这种话。

“今晚什么也不许开，”玛拉说，“货架没有允许也不许碰。”

胡莉塔的手停在半空，离标签只有一根手指远。谁也没碰。然后，它又响了。

叮铃。

“是门！”胡莉塔说，声音是我没听过的那种：太高，也来得太早了。

自从维拉走后，门一直关着。

遇到我不明白的事，我就列一张清单。叮铃嫌疑犯：

1. 门。（胡莉塔提议的。关着的，没风，也没人推。）
2. 托尼奥的自行车，停在人行道上，带着闪电快递的车铃。（它响起来是铃铃铃，不是叮铃。但它毕竟是个车铃。）
3. 橡皮青蛙。（胡莉塔立刻宣布它无罪。她说她了解它。）
4. 3号。

我把3号放在最后一个，出于礼貌。



我走到人行道上去验证。顺路带上了青蛙，因为嫌疑犯不能隔着老远审问。

雨已经停了。街上有柏油被淋湿的味道，每一个水洼里都装着一盏路灯。我开了又关上门：吱呀——。我按了一下托尼奥自行车上的车铃：铃铃铃——！我捏了一下青蛙：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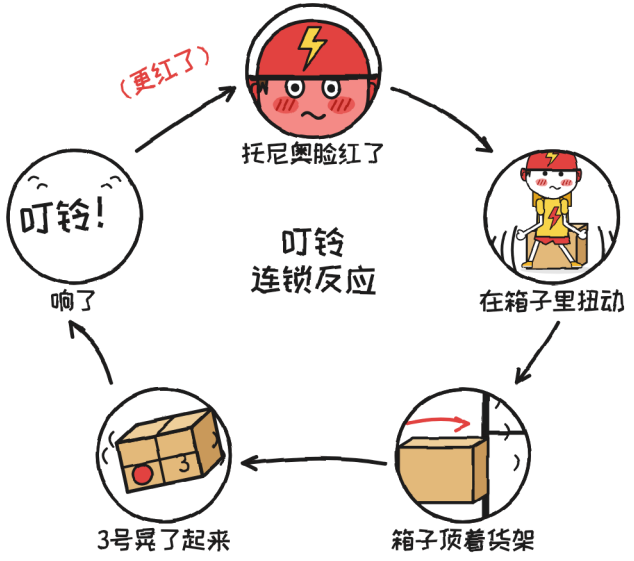
玻璃的另一边，胡莉塔朝我摇手指。每响一次，都是同样的动作，左一下，右一下，像汽车的雨刷。都不是。

我走了回去，把青蛙放在柜台上。托尼奥看见我在看他，在他的箱子里扭了扭身子。

叮铃。

我蹲了下来。托尼奥的箱子正靠在货架的脚上。

我当场就画了下来，跪在地上，画出来是一个圆，因为不管怎么转，我都找不到它是从哪儿开始的。



不是魔法，是托尼奥。3号包裹里有个东西，一晃就会响。

跟我一样。 —J.

托尼奥顺着我的目光看到货架的脚，又看了看自己的箱子，决定一动不动。

他只坚持了一根拉长的橡皮筋那么久。

不动。然后，更不动：不动到能听见他在心里想着“不动”，一滴汗顺着太阳穴往下淌。胡莉塔已经整整一分多钟没说话了，对她来说，这就像在水底下憋气，早晚得浮上来，而浮上来的时候，嘴边有什么就会说什么。

“小托是谁？”

托尼奥吓得一蹦。箱子顶到了货架的脚，货架晃了一下，3号喊了一声“叮铃！”，响得不是一声叮铃配得上的。玛拉抬头看着天花板，像是在数到三。

“我就是问问，”胡莉塔说，“问题又不会推货架。”

这个会。



“是我，”托尼奥说，低头看着自己的运动鞋，“小时候。”

他说得太小声了，连放在柜台上、离他比我还近的青蛙，也比我听得清楚。

胡莉塔张开了嘴。我看见她的问题在排队，像星期天早上的面包店，第一个已经把钱攥在手里了。然后她看了看托尼奥，他还在看自己的鞋，于是她把嘴闭上了。

“我不问了，”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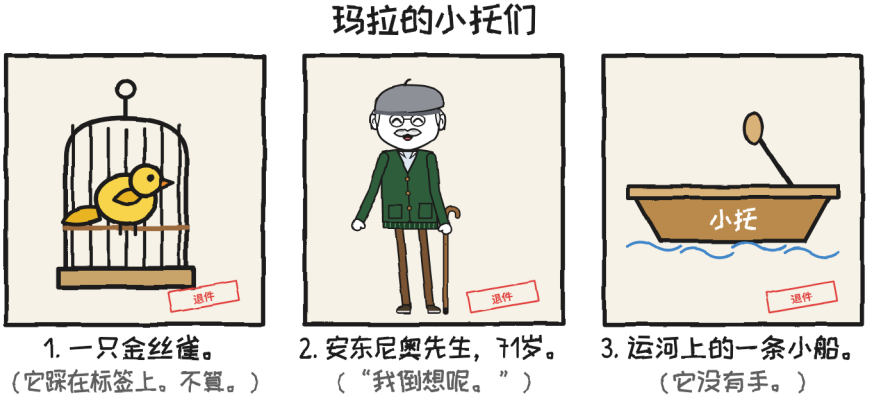
这很难。从她的脚上看得出来：啪，啪，啪，一下一下踢着店里的地面。

我没问的问题：九个。我都记下来了。——J.

“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把它送出去？”我问玛拉。

“送了十二次，”她说，用不着有人去数印章，“你看标签：没有街道，没有门牌号，没有姓。凡是我找得到的小托，我都试过了。”

她凭记忆，用手指一个一个数给我听，我边听边画。一只金丝雀，真的叫小托，还踩了标签：不算。七十一岁的安东尼奥先生，戴上眼镜，把那张纸读了两遍，说“我真希望是我”，看它的样子，像看一个橱窗。运河里的一条小船，船身上漆着这个名字，它也没签字，因为它没有手。



“那托尼奥呢？”胡莉塔问。

“我上次试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玛拉说着看了看他，“而且没有人告诉过我，他小时候是怎么被叫的。”

玛拉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块紫色的布，盖在3号上，就像给鹦鹉的笼子盖上布让它睡觉。然后她请托尼奥站一下，把他的箱子从货架边挪开了一尺。

“这样。现在你想怎么动都行。”

托尼奥本来可以走的。他的自行车就停在门口：十分钟之内，他就能到街区的另一头。他又坐了回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照样记下来。

因为他的箱子没有靠背，我给他画了一个：高高的，微微弯着，带一个小靠垫，用铅笔画的，点线，下面是小字：“靠背（我的主意）”。

没人请你画靠背。—J.



打烊的时候，托尼奥最后一个走，慢吞吞地系着头盔的扣子，那种慢，放在闪电快递就是严重违规。玛拉一盏一盏地关灯；紫布还盖在最上面一格的包裹上。

“玛拉。我明天来谈这件事。私下里。”

“这两个是店里的人，”玛拉说，没有回头。

托尼奥看了看我们。先看胡莉塔，再看我。我在凳子上坐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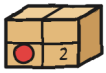
“这两个可以，”他说，“但是闪电快递的人不行。”

他走了出去，推着自行车，在水洼之间越走越远。

叮铃已经有了主人。剩下的是要知道，主人想不想要它。

我已经知道怎么帮他了。—J.

我就是担心这个。



第 2 章

我没说行

星期天，店不开门。那个星期天，玛拉把卷帘门只拉上去一半，高度刚好够人弯着腰钻进来，门上挂了一张手写的牌子：

休息（你除外）。

托尼奥十一点到的。进门之前，他先往街的这边看了一眼，又往那边看了一眼，像是要过马路。没有闪电快递的人。他弯腰钻过卷帘门，背包紧紧贴在胸前，免得蹭到门，店无声无息地把他吞了进去。

我们十点半就到了。以防万一。——J.

那块牌子我读了两遍。哪儿也没写“还有胡莉塔”，也没写“还有古尼”。可是玛拉什么也没说，左边的眉毛挑得高高的，给我们开了门，让我们进去了。

我们在凳子上坐下，脸上是一副什么也没在等的表情。这种表情，我做出来比谁都难看。

玛拉把3号放在柜台上，揭掉了那块布。

“三号包裹。给小托的。是你吗？”

“以前是。”

“这就够了。你要它吗？”

托尼奥看了看他的箱子。箱子什么也没说。

“我没说行。”

“你也没说不行。”

“我说的是，我没说行。”

为了能留下来，我这辈子说过好多次“行”。托尼奥一直待在这儿，却一次也没说。我抓紧了凳子的边。

“三句话，”胡莉塔小声说，“没有一句是‘行’。我数过了。”

玛拉没有再追问。

托尼奥抓住那个箱子，像抓住一只烫手的小锅：两只手一起，恨不得马上松开。他掂了掂。转了转。凑到耳朵边，轻轻晃了一下。

叮铃。

他飞快地松了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要是他把它带回家呢？”胡莉塔说，“包裹要是在收件人家里过一夜，就算送到了。这是逻辑。”

“回来的印章不讲逻辑，”玛拉说，“它讲墨水。”

“印章和我想的不一样，”胡莉塔嘟囔，这是我听她说过的最接近认输的话。

为了讲清楚，我做了一张表。标题是：算送到吗？

- 看它：不算。
- 拿着它：不算。
- 把它带回家：不算。
- 在标签上用擦不掉的墨水签字：算。

“这趟送货是你们的，”玛拉对胡莉塔和我说，“就像打雷那次。有三个条件。”

她用手指数给我们听。

1. 你们不许打开箱子。标签也要贴着。
2. 只有托尼奥提出来，3号才能离开这家店。
3. 谁收到，谁来签，要是他愿意的话。要是他不签，天一亮包裹就回来，这儿什么也没发生过。

胡莉塔像在课堂上一样举起了手。

“要是他一直不想呢？”

“那就一直不。”

“一直不”可不是送货期限。 —J.

托尼奥沉默了很久。胡莉塔给他计了时：四分钟。对闪电快递来说，差不多是半趟送货的时间。这四分钟里，他看了看包

裹，看了看门，看了看自己的手。他唯独没有看我们，我很感激。

“我带走，”他终于说，“关着的。为了想一想。暂时。”

“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玛拉问。

“是我提出来的。”

我做了一张出门单，好让谁也没法说出别的话：

- 箱子：关着。是。
- 标签：贴着。是。
- 谁提出的：托尼奥。是。
- 签字：还没有。

外面是暴风雨之后的那种星期天的阳光，把一切都洗得干干净净。托尼奥把3号放进自行车的篮子里，手一松，它就响了：叮铃。

他盯着车把，闪电快递的车铃就装在那儿，灰色的，圆圆的。

“怎么了？”胡莉塔问。

“没什么。”

然后他走了，推着自行车，是走着走的。托尼奥几乎从来不走路。

那个“没什么”其实是“有什么”。得帮帮他。——J.

从门口，我看见街角停着两辆闪电快递的自行车，车上是黄色背包：一个女孩，辫子垂到腰，旁边是一个特别高大的。

“托尼奥！你篮子里是什么？”那个辫子女孩喊。

“一单货。”

“给谁的？”

“给一个客户。”

他没有撒谎。可是回答之前，他把篮子里的箱子慢慢转了一下，让标签朝向自己。



我明白了什么叫“闪电快递的人不行”。

那天晚上，我把房间的卷帘拉了上去。我家就在店的对面：要是3号回来，我要第一个看到。我在窗前放了两把椅子，一把

给我，另一把，小小的，给闹钟。店门上方的那扇小窗，玛拉专门留着开着的（第一天我还把它当成了信箱），是一个黑黑的、一动不动的长方形。

“古尼？”妈妈在走廊里说，“你不睡觉在干什么？”

“我在守一个包裹。”

“哦。好吧。不过守包裹的时候要穿着睡衣。”

最初的二十分钟，我盯着那扇小窗；再后来，盯着闹钟；剩下的整个晚上，盯着笔记本，因为我一等待，就需要让手有点事做。于是，我在窗台上，借着路灯的光，改良了托尼奥的座位。第一版是星期六的靠背；第二版有扶手，还有一个放杯子的圆洞。我连杯子也画上了，带着它的餐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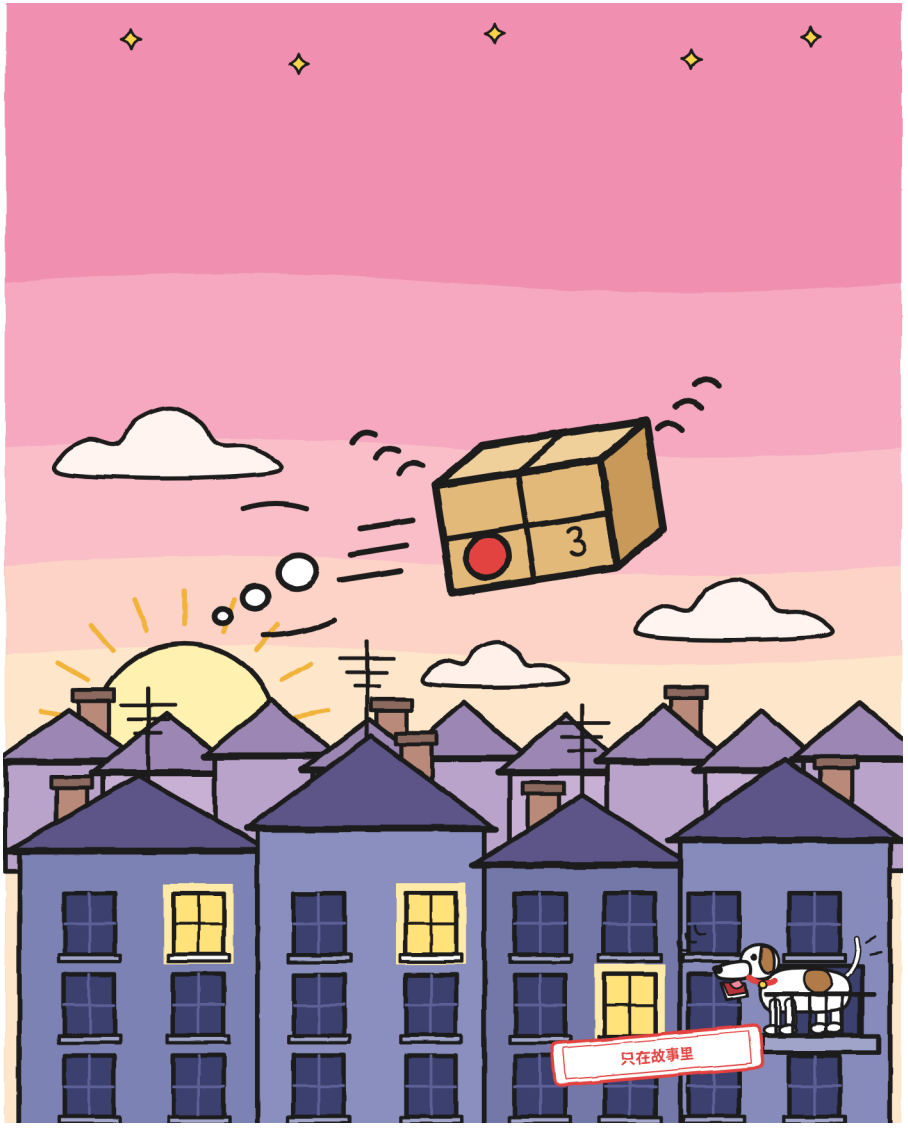
胡莉塔也想守，可是她的窗户对着一个院子，从院子里能守的，只有晾着的衣服。

天亮的时候，是先听见的，后看见的。

叮铃，叮铃，叮铃。

它从屋顶上方过来，不慌不忙，响得像冰淇淋车还没选好停在哪个街角。一扇窗亮了，又一扇，又一扇：三扇，像有人在点名。4号那家的狗叫了起来，它见什么会飞的就叫，不管是包裹还是鸽子。然后我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方方的影子，背后是粉红色的天，从我窗前飞过我们的街，钻进店门上方的那扇小窗，进

去之后，我听见它落在自己的格子上，最后又一声叮铃，更短，像有人把钥匙放在桌上。



“是那个吗？”妈妈在走廊里问，声音像是还没完全睡醒的人。

“是那个。”

“那现在，去吃早饭。”

我又在窗边站了一小会儿。妈妈再叫我的时候，我才去吃早饭。



放学后，我们去了店里。3号在它的格子上，多了一个印章，红色的，墨迹还没干，是没有人盖上去的：十三。

我说，再看到它回到货架上，我心里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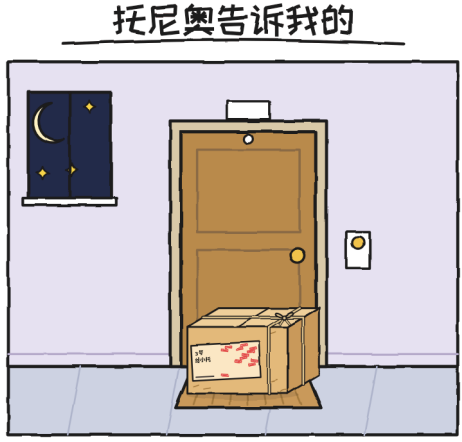
“这不是惩罚，”玛拉说，“这是规则。没有人签字：它就回来。”

十三个印章。再这样下去，连箱子都看不见了。—J.

托尼奥五点二十来的，送完货之后。他没有问它是不是回来了：它从他家房顶上飞过去，他听见了。他坐在自己的箱子上，那个箱子还离货架两尺远，他看着包裹，又装作没看，那种方式，就像你看着一个你明知道也在看你的人。

这个我没看见。是他讲给我们的：

“我把它放在门口的脚垫上。一整夜。”



“那为什么不拿进屋里？”胡莉塔问。

“在家里，已经有够多的人这么叫我了。”

他说得没有生气，用的是报地址时那种平平的声音。胡莉塔没有问“够多”是多少。她的脚啪地响了一下，只有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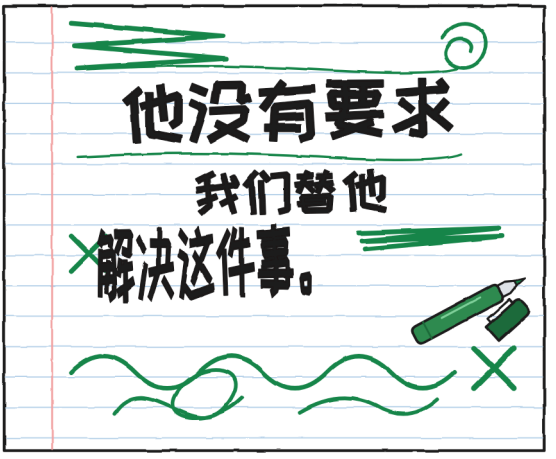
“一个签名就能解决所有事，”托尼奥走后，胡莉塔说，“只要一个。两秒钟就够。我拿我自己的签名计过时了。”

这是真的。她在一张散页上签了三次，还是她一贯的那个“J”：两秒，两秒，还有一次写歪了，两秒半。

我翻开笔记本，用圆珠笔使劲写，让绿色盖不住它：

他没有请我们替他解决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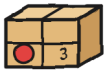
我用力太大，这句话在下一页上也能读出来，凸起的。胡莉塔拿出了绿色记号笔。她试了划线、螺旋、画叉、一团波浪。绿色擦不掉，可是这句话它盖不住：还在下面，整句，一个字也没少，压进了纸里。



我读了。我不同意。暂时。——J.

我看着她。

我还有一个主意。别那样看我。——J.



第 3 章

亲笔签名

星期二放学的时候，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不会自己跑到街上来，何况这张还穿着衣服：一块黄色的桌布一直垂到地面，一张胡莉塔写的告示牌，正中间是一个盖着的东西，方方的，一动不动，像是在等着有人来问它一个问题。

告示牌上用绿色写着：快递员签名。下面一行：今天。再下面，字更小：本街区最快的人。

桌子后面站着胡莉塔，两只手背在身后，表情严肃，像是卖票的人。橱窗后面，玛拉在打电话。准确地说是在听：她抬头看着天花板，点着头，每次通话拖长了，她就是这么看的。

我朝那个盖着的东西抬了抬下巴。

“这是个小讲台，”胡莉塔不等我开口就说，“签名更舒服。我在收集签名。”

小讲台，据我所知，是讲话的人放讲稿的；拉小提琴的人用的叫谱架。签名可用不着。可是她说得那么笃定，有十秒钟，我竟然怀疑起自己对小提琴的了解。

“你什么时候开始收集签名的？”

“从昨天。”

昨天她说过她还有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带着桌布。

小讲台上放着一张有横线的纸，最下面有一个方框。或者说，看上去是：那是用剪刀剪出来的一个小窗口。我蹲了下来。桌布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正好在下面。

我掀起一个角。小讲台就是3号，横放着，标签朝上：给小托，十三个“退件”章，而就在桌布的洞口下面，是一小块白纸，大小正好是一个签名。

直到我把它画出来，我才完全明白，我就是这么理解事情的。

“用我的记号笔，”胡莉塔小声说，高兴极了，“擦不掉的墨水。明天它就不会回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等我们拿给他看。惊喜！”

她的脸，是一个要送礼物、而且挑得特别好的人的脸。她的指尖都被记号笔染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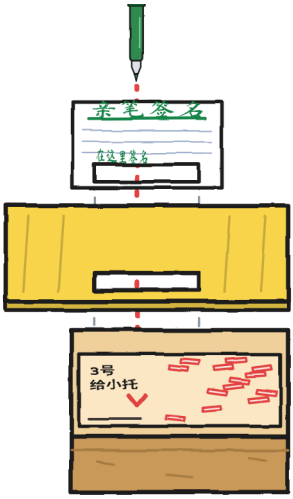
我想起了玛拉的条件。第二条，我背得出来。

“托尼奥没有提出让它离开店，”我说，“第二条。”

怎么运作

1. 纸，带一个小窗口。

2. 桌布，开了个洞。



3. 3号的标签，空白的那一块。

4. 在小窗口里签名的人……就是在签标签。

“他会感谢的。”

“那玛拉呢？”

“她在打电话。我跟她说，这是一张签名桌。确实是。”

“那小讲台呢？”

“这个她没问。”

我提醒她弗洛拉和第八颗种子：胡莉塔没让弗洛拉提前签字。

“这不一样。那是送了一半。这是走捷径。”

“那你自己来吧，”我说，“我不来。”

我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背对着桌子，抱着胳膊。

他坐在台阶上。神气十足。一点忙也没帮。 —J.



闪电快递每天五点十分经过我们这条街。我们先听见他们，后看见他们，铃就是这样。一共三个，排成一队：佐伊在最前面，她一直在那儿；布鲁诺，高大，蹬车的样子像在运一个大衣柜；托尼奥最后，离得有点远，好像队里有三辆自行车，而他的那辆不是同一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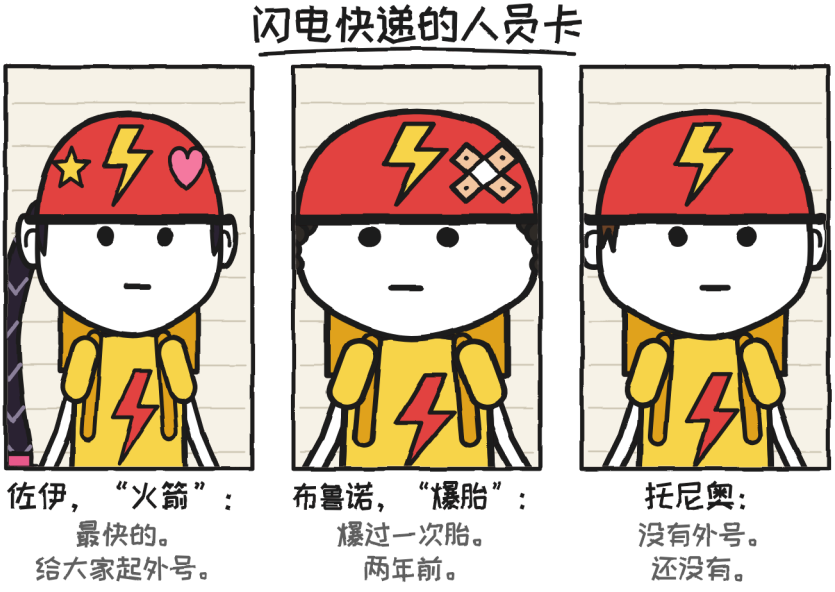
后来我把他们画了下来，就按他们到的样子，一个一个。

佐伊，“火箭”，就是那个辫子垂到腰的，星期天问托尼奥篮子里是什么的那个。她最快，外号也是她起的。布鲁诺的车轮上贴着一块补胎片，车架上绑着一个打气筒，以防万一。

佐伊看到告示牌，刹住了车。

“签名？我们的？”她说着，下了车。

以前从来没有人向他们要过亲笔签名。所以才有用。 —J.



佐伊签了第一个，名字后面画了一颗星星。布鲁诺写下“布鲁诺”，写得很慢，舌头夹在牙齿中间，每一笔都写得圆圆的。佐伊抢过他的笔，一笔把它划掉，在旁边写上：“爆胎”。

“在闪电快递，外号是不能撤的，”布鲁诺对我解释，没有生气，“我爆过一次胎。”

那是两年前的事。一只轮胎，背这么久的“爆胎”，也太重了。

托尼奥没有下车。他看着桌子，就像星期天看3号那样：远远地，两只手都握着车把。

“轮到你了，托尼奥，”胡莉塔说，“就在下面，这个框里。这是贵宾的位置。”

她把自己的绿色记号笔递给了他。

从来没有人向托尼奥要过亲笔签名。他下了车，站直了。

我已经把头转开了。我在台阶上看着一切，嘴里塞满了“这不关我的事”。

我站了起来。我甚至没有决定：是身体决定的，像打嗝一样，没跟我商量。

“托尼奥，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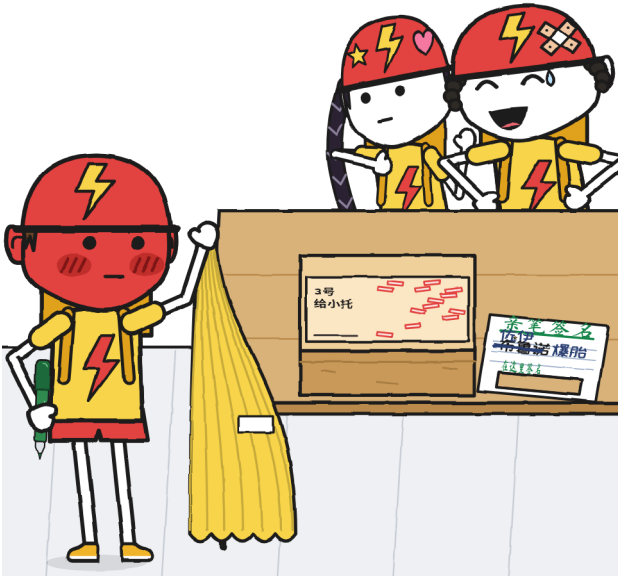
我来晚了。托尼奥猛地把小讲台拉近，要签字，桌布底下，有东西抢在我前面开了口。

叮铃！

整整一秒钟，一切都不动了：那张纸，托尼奥拿着记号笔的手，离小窗口只有一根手指远，四张脸围着那个盖着的东西。我还没走到桌子边。

托尼奥用两根手指，捏着一个角，掀起了桌布。


亲笔签名
叮铃!



“给——小——托，”佐伊慢慢地念，像是在念一份奖状。

“小托？”布鲁诺说着，笑了。

佐伊没有笑。佐伊在想事情。

胡莉塔低头看着那个小窗口。

托尼奥没有喊。他慢慢地把笔帽扣上，直到听见咔哒一声，把笔放在那张纸上。没有签。

“闪电快递不给陷阱签字。”

然后他握住车把，走了，推着车，发出自行车没人蹬的时候那种钟表一样的嘀嗒声。没有人跟上去。我也没有。

他的脸是头盔的颜色，一直红到后脖子。可那不是害羞的红。是另一种。

脸红计上没有这个红的刻度。——J.

玛拉拿着那块紫布走了出来。她在门口停住，回头看了看货架上空出来的位置，看了看桌子，又看了看胡莉塔。她没有问是谁干的。

她盖上3号，把它抱了起来。

“这个包裹没有送到，”她对佐伊和布鲁诺说，“标签上写什么，是托尼奥的事。”

布鲁诺已经不笑了。佐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已经变成紫色的东西。他们上了车，走了，没有按车铃。就我记得，这是第一次。



我帮胡莉塔收拾：桌布，告示牌，写着两个签名和一个洞的那张纸。记号笔她自己收起来的，没有打开笔帽。我没有对她说“我早就说过”。我也没有说“没事的”，因为有事。

我们一起折桌布，一人拿着一头。慢慢地把角对上。洞，落在了中间。

“你什么也没干，”她说。

她这么说，是想把我排除在外。这是一份礼物，有那么一折的工夫，我差点就收下了：我没有剪过什么，也没有从哪个格子上拿下过什么。我抚平了一道并不存在的褶子。我把自己的那一头和她的对齐。我数了数人行道上的地砖，从台阶一直数到刚才桌子摆的地方。

不到十二块。整个下午，它们一直就在我眼前。

“我提醒晚了，”我看着桌布说，“我本可以早点说。或者给玛拉打个电话。”

胡莉塔没有回答。她从我手里接过桌布，比需要的多折了一下，又还给了我。

然后她走了进去，把事情告诉了玛拉，一个人，一点也没落下。我留在门口，怀里抱着桌布。从那儿什么都听得见：小窗口，桌布，格子，电话。玛拉一直听她说到了最后。

“托尼奥那边，”玛拉等她说完才开口，“你去讲。”



星期三，托尼奥五点十分经过，没有刹车。他骑得很快，目视前方，那种速度，也是另一种“不在场”。五点二十，他又经过了：我听见他来，听见他没刹车，听见他走。对一个十分钟送到、晚了免费的人来说，在同一条街上经过三次却一次也不停，是一种很奇怪的不进店的方式。倒更像是在敲一扇门。

我还在同一级台阶上。

第三次，胡莉塔站在人行道中央，手里拿着一张纸。她已经放托尼奥过去了两次。

她两手拿着纸，举在脸的高度，像机场里的接机牌，托尼奥骑在车上，一只脚着地，远远地读着它，没有碰。三句话和一个词：“我把你的包裹拿出来了”，“我想骗你”，“我把你的标签给别人看了”。下面，单独一行，字更大：“对不起”。我记得一字不差，是因为她后来把它抄在了我的本子上。里面没有一个“但是”，没有一个“不是故意的”，没有一个“为了帮忙”。我检查了两遍，找过的。

落款是“胡莉塔”。胡莉塔签什么都只写一个J。这一次，她把每个字都写全了。

“好。我读了，”托尼奥说。

“你能原谅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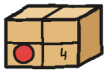
这个，纸上没有。胡莉塔的手指捏紧了纸的边。

“我说了，我读了。”

托尼奥把脚放在踏板上，走了。这次是蹬着走的，不慌不忙，也没有刹车。胡莉塔看着街道，然后把那张纸放进了背带裤的口袋里，没有折。

那天下午，在店里，托尼奥的箱子一直空着。

我签了全名。这是最起码的。—J.



第4章

一辆小自行车

星期四，托尼奥走进店里的时候，没有往街的两边看。

星期天，进门之前，他往这边看了一眼，又往那边看了一眼，像是要过马路，又信不过那些汽车。这一次他径直走了进来，头盔还戴着。已经没有闪电快递的人需要躲了：该知道的那两个人，星期二就知道了，连桌布一起。

我们没想到他会来。从星期二起，胡莉塔和我说话很少，也很小心，像两个人一起抬着一个装满杯子的托盘。胡莉塔不再大声地做计划了，这是最明显的：就像冰箱停了，你才发现它刚才一直在响。

他腋下夹着一辆自行车。

他真正的自行车留在了外面，靠着墙。这一辆是红色的，小得他像拿一根长面包那样拿着它，车把上还沾着储藏室的灰絮。

不是他现在的这辆。又或者说，是：是他以前的那辆。

他从自己的箱子旁边走过，没有坐下。那个箱子还在玛拉星期六放的地方：倒扣着，挨着凳子，空着。胡莉塔刚想从凳子上站起来，又坐了回去。她这样来了两次。

“从星期天起，我脑子里一直有一声叮铃，”托尼奥说，他是对玛拉说的，没有对别人，“我想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记错。我想把它打开。但不要在这儿。要在没有橱窗的地方。”

玛拉没问为什么。她把3号从格子上取下来，带我们去了里间。

里间有一个没有灯罩的灯泡，几层挂着麻绳和包装纸的架子，靠墙堆着一摞摞送货用的麻袋，还有一张小桌子，玛拉把箱子放在了上面。

“打开看看不算签字，”她说，她是看着托尼奥说的，像递给人一把伞：不是因为下雨，而是以防万一。“没有签字，天一亮它就回来。”

托尼奥点了点头。

胡莉塔一直站在门口，一只脚在门框这一边，一只脚在那一边。

“我能留下来吗？”她问。她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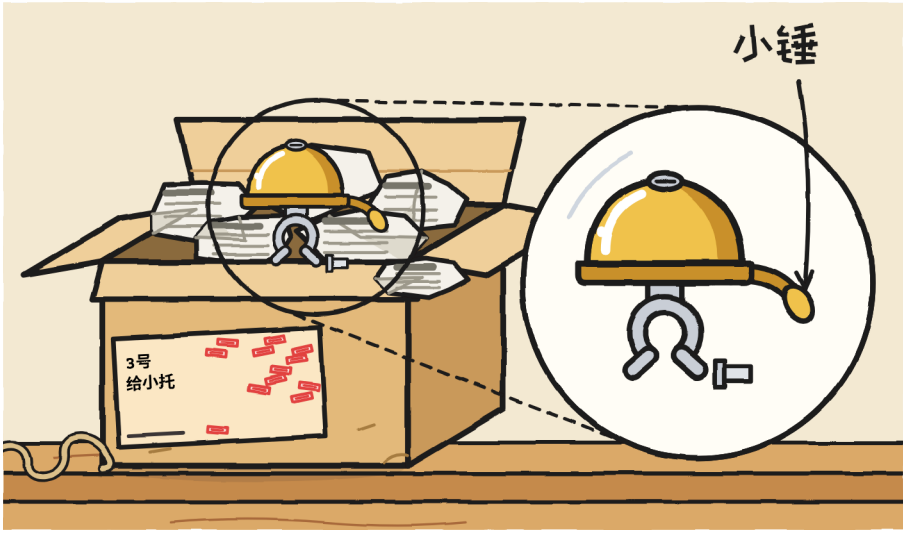
托尼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不知道有多久：计时是胡莉塔的事，而胡莉塔正忙着。

“只要你什么都不碰。”

“箱子不碰，话题也不碰。”

她坐在角落里的一只麻袋上。

托尼奥摘下头盔，挂在一枚钉子上。没了头盔，能看见他压得扁扁的栗色头发，还有那对已经不像星期二那么红的耳朵。然后他解开了麻绳，那是包装用的那种，颜色已经变得和纸一样。里面是报纸，旧得一碰就碎。托尼奥用指尖一层一层地揭开。纸的中间……



是一只自行车小铃铛。小小的，金色的，带着一个固定在弹簧上的小锤：晃一下就响。

1号会咬人。2号会跑。3号只会响。

没有龙，也没有腿。只是一只小铃铛。我喜欢。 —J.

纸下面有一张对折了两次的字条。托尼奥在桌上把它展开。字迹挤挤的、歪歪的，像是在行驶的公共汽车上写的。一个角上有一团墨迹：

“小托：我说过它还会再响的。现在它响了。对不起，迟到了。 —R.”

再往下：

“又及：你也许长大了。铃铛没有。”

托尼奥读了两遍。

“字真难看，”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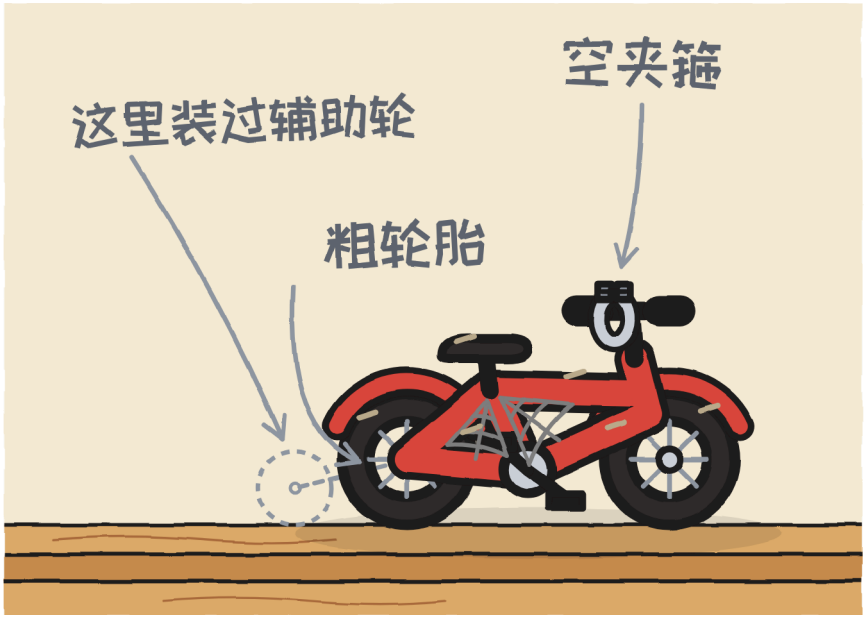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说。

R.会兑现承诺，只是兑现得晚。这是弗洛拉说的。她没说晚多少。 —J.

接着，托尼奥把箱子推到一边，把那辆小自行车放到了桌子上。

我画下了那辆自行车，还加了箭头。

粗粗的轮子；后轮上有印子，那是辅助轮待过的地方；车把上，是空着的夹箍，还带着它的螺丝。



“这是我的，”托尼奥说，“上面装的就是这个铃铛。有一天它不响了：只会发出咔嗒。有人对我说：‘把它给我吧，小托，我给你修好，再还给你。’”

“谁？”胡莉塔脱口而出，随即用两只手捂住了嘴。

“脸我不记得了。我记得的是那个铃铛。还有，我等了很久。”

胡莉塔两只手还捂着嘴。

“在家里，他们还是叫我小托，”托尼奥说，“在闪电快递，不是。在闪电快递，我是托尼奥：第一天，是我自己在登记卡上写的。”

我想象着他拿着闪电快递的圆珠笔，在姓名那一栏里写下“托尼奥”，没有人对他说什么：这是整个街区里唯一一个不是别人给他起的名字。

“那小托有什么不好？”我问。我是真的在问，没有别的意思。提问题对我来说就像打嗝：自己就冒出来了。

“没什么。直到佐伊说出来。在闪电快递，外号是撤不了的。你看布鲁诺。”

“从星期二起，布鲁诺叫了我六次小托，”他补充说，“我数过了。”

胡莉塔在她的角落里缩小了。

没人知道怎么接下去。然后，胡莉塔问：

“你现在还坐得进去吗？”

她忍不住。

玛拉把那辆自行车从桌上放到地上，小心得像把一个人从高凳子上抱下来。托尼奥看了看车，又看了看玛拉。他坐了上去。

能坐进去。差不多。膝盖顶到耳朵，胳膊肘从两边伸了出来。

玛拉发出一声，换了别人，那就是笑了。托尼奥也笑了。我从星期六起就没见他笑过。星期二笑的是布鲁诺；这一次，笑的是他。听起来不一样。

脸红计：0。我也记下来，因为这也算数。 —J.

我想到了一件事，得决定说出来是帮忙，还是推他一把。托尼奥就这样坐着，缩在一辆已经不合他尺寸的自行车上，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有一根头发那么细。我把它当作一个信息说了出来，而不是一个建议。

“你现在的车上已经有车铃了，”我说，“闪电快递的那个。你不一定要装这个。可以收起来。或者，让它回来。”

“我知道，”托尼奥说。

可是他看着我，像是以前没人跟他说过这话。

在她的角落里，胡莉塔听到我的话，抬起了头。她什么也没说。看得出来，她把这话收下了。

她安安静静地坐了十一分钟，听着，记号笔收了起来，两只手插在背带裤的口袋里。十一分钟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是她自己写在了我的本子上。

十一分钟。我的舌头都麻了。 —J.

“我想自己一个人试试，”托尼奥说。

我们三个走了出来。托尼奥把里间的门关上了。

胡莉塔去了店的另一头，为了不去听。我呢，为了不去听，画了画：托尼奥的座位现在有顶篷了。还是听得见。玛拉整理了几条已经整理好的麻绳。

叮铃。

跟星期六是同一声叮铃。然后，又一声。然后，很久很久，一声也没有。我们三个，谁也没有看那扇门。

他出来的时候，一只手里拿着铃铛，腋下夹着箱子。小自行车留在了里间，靠在麻袋上，带着它空着的夹箍。

“我带它走，到明天。不签字。”

“那天一亮它就会回来，”玛拉说。

“让它回来。我想知道，把它留在身边过一夜是什么样。”

“要是他把铃铛放在箱子外面呢？”我问。

“我从来没试过，”玛拉说，“而且我也不打算在早上七点试。”

托尼奥把所有东西都收了回去：铃铛，还有字条。



星期五，天一亮，我家的街又响了起来：叮铃，叮铃，叮铃，从屋顶上方过来，不慌不忙。亮起来的还是那三扇窗。叫的还是那条狗。第14次回来。

前面的事，我没看见。是托尼奥那天下午告诉我的，他坐在自己的箱子里，看着地面：

“这一次，它没有睡在门口的脚垫上。睡在我的床头柜上。天一亮，它开始撞玻璃，我就给它开了窗。”

“那是什么感觉？”我问，“留它一夜。”

托尼奥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

“很长，”他说。



他给一个包裹开了窗。真有礼貌。 —J.

那天下午，我把托尼奥的两辆自行车并排画了下来。在现在的那辆上，我画了那只铃铛，非常合适。下面我写了“以前”和“现在”。

胡莉塔往上面贴了一张小纸条，正好贴在车把上，盖住了我刚画好的铃铛：

他还没装上。 —J.

我想用指甲从一个角把它撕下来。

她说得对。我有点恼火。



第5章

私下里

星期五下午，3号在它的格子上，盖着十四个印章。

托尼奥坐在他的箱子里，远远地看着它。

胡莉塔已经两天在准备什么了。我知道，因为她已经两天没告诉我是什么了。

我担心最坏的情况。上一次胡莉塔偷偷准备什么，那个秘密是带着桌布的。

这一次，我先检查的是：没有桌布。没有桌子，没有小讲台，没有用剪刀剪出来的小窗口：只有一页带横线的笔记本纸。胡莉塔什么也没说，把它放在托尼奥的膝盖上，然后退到墙边，两只手背在身后，比需要的多退了两步。我数了。

那是一张写着两个选项的纸。

托尼奥读了两遍；第二遍，只读B。我从他的肩膀上方探出头去，谨慎得像一架潜望镜，读了三遍，在找陷阱。



托尼奥抬起眼睛，看向玛拉。

“要是我签了，谁会知道？”

他说这话的时候，耳朵在1。

“我。还有我的登记簿，它不会离开这个抽屉。”

玛拉把柜台的抽屉拉开一条缝，刚好让人看见：一本厚厚的本子，用橡皮筋扣着。她用胯把抽屉顶了回去。

“那闪电快递呢？”

“我不会告诉闪电快递。登记簿不是告示牌。”

胡莉塔张开了嘴，又合上了。玛拉身后的墙上，绿色的告示牌还写着：还剩18。

告示牌上只有数字。名字留在抽屉里。 —J.

托尼奥从自己的箱子里站了起来。箱子发出一声空空的响，是一只没了人的箱子的声音。

“B。”

胡莉塔没有跳起来。我看着她没有跳。

她把拳头攥得指节发白。

“在里间，”托尼奥接着说，“我要你们都在。你们两个。”

“我也在吗？”胡莉塔问。

“你是最想让我签字的那个人。我宁可让你在眼前。”

轮到我把3号从格子上取下来。我爬上蓝色的凳子，用两只手把它拿了下来，屏着呼吸，像端着一盘满到边的汤。就这样，它还是响了：一声小小的、客气的叮铃，意思是“借过”。



我们回到了里间。托尼奥摘下头盔，放在一只麻袋上，帽带垂着。

我把3号放在桌上。托尼奥掀开盖子，又把铃铛和字条拿了出来。他把它们放在灯泡下：铃铛，金色，侧着躺，小锤静静地

靠在弹簧上；字条，展开了，用手掌的侧面抚平，上面是R.的难看字迹，在那样的光线下，像一幅画。

他慢慢地看着它们，像在数找回来的零钱。

“签字之前，我先看清楚我签的是什么，”他说，没有看任何人。

胡莉塔的脸，变成了她T恤的颜色。

胡莉塔把自己的绿色记号笔递给了他，笔帽还盖着。她是从后面递的，笔尖朝着她自己，像递剪刀那样。然后她走到角落，坐在一只麻袋上，坐得笔直，下巴抬着，胳膊肘摆得很奇怪。

“你在干什么？”我问。

“我坐在自己的手上。免得帮忙。”

是字面意思。她把两只手塞到了大腿下面，一边一只，用它们压着麻袋。她的嘴唇在动；我觉得她在数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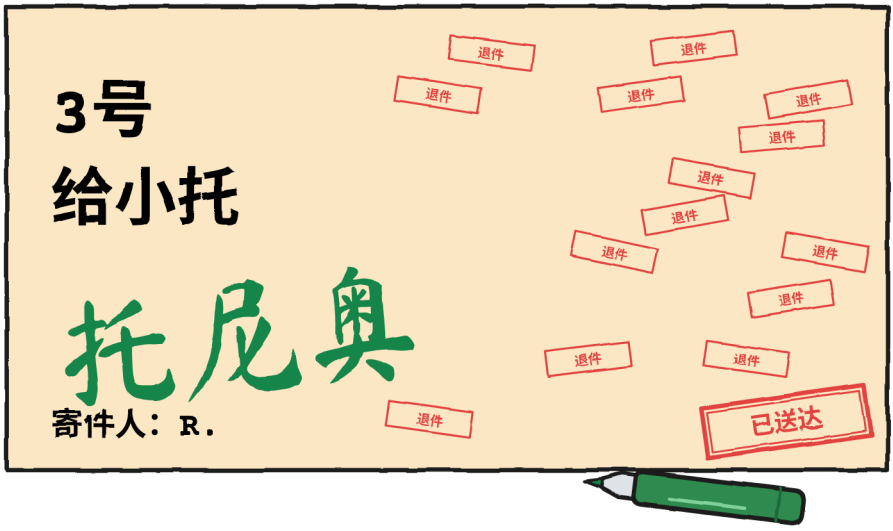
我在床上练习过，要是需要，怎么及时提醒。那天下午，我什么也不需要说。

我合上笔记本，夹在腋下。

后来他把一切都记了下来。——J.

托尼奥拔掉笔帽，签了字。

他没有犹豫，可是写得很慢。托。尼。奥。三个字，清楚，笔直。



在一个角上，出现了一个没有人盖上去的章：已送达。

标签上写的是“小托”。签名是“托尼奥”。

“这样行吗？”他问玛拉，“不是同一个名字。”

玛拉从上到下读了一遍标签，没有碰它。

“签字的是收件人，”她说，“而你已经收下了。”



我们回到店里。托尼奥一只手拿着铃铛，又戴上了头盔。我的笔记本还合着。玛拉关了灯泡，最后一个出来。

她拉开抽屉，拿出那本扣着橡皮筋的簿子，记下了这次送达：一个日期，一个号码，和三个字。

胡莉塔已经把蓝色凳子拿在手里了，就是平时她用来够告示牌的那张，已经朝墙走去。她猛地停住。又把它放回了地上，四脚朝下，没有出声。

“我能改一下告示牌吗？”她问。

她是问托尼奥，不是问玛拉。

托尼奥看着告示牌。他看了好一会儿，像在核对一个地址。

“上面只有一个数字。”

“只有。”

“可以。”

胡莉塔爬上凳子，一笔划掉了18，在旁边写了一个巨大的17，用的是擦不掉的绿色。

我是先问过的。记录在案。 —J.

托尼奥走到人行道上，把自行车靠在墙上，从背包里掏出一把螺丝刀。

“你要装上吗？”我问。

“嗯。”

“那闪电快递的车铃呢？”

“那个是闪电快递的。这个是我的。”他又加了一句，眼睛没有抬起来：“你能帮我扶一下车吗？”

是他自己装的。我只是扶着车，而且是因为他开口请了我。夹箍合拢在车把上，挨着闪电快递的灰色车铃。托尼奥把螺丝拧到他觉得够了为止。玛拉在门口看着，抱着胳膊，在她身上，这是一种鼓掌的方式。

然后他用一根手指拨了一下小锤。

叮铃。

五点十分，闪电快递来了。他们排成一队沿街过来：佐伊在最前面，辫子在风里飘；布鲁诺在后面，打气筒绑在车架上；最后是一个托尼奥那么大的空位。布鲁诺刹住了车。

“什么东西在响？”

“一只小铃铛。”

“哪来的？”

“以前是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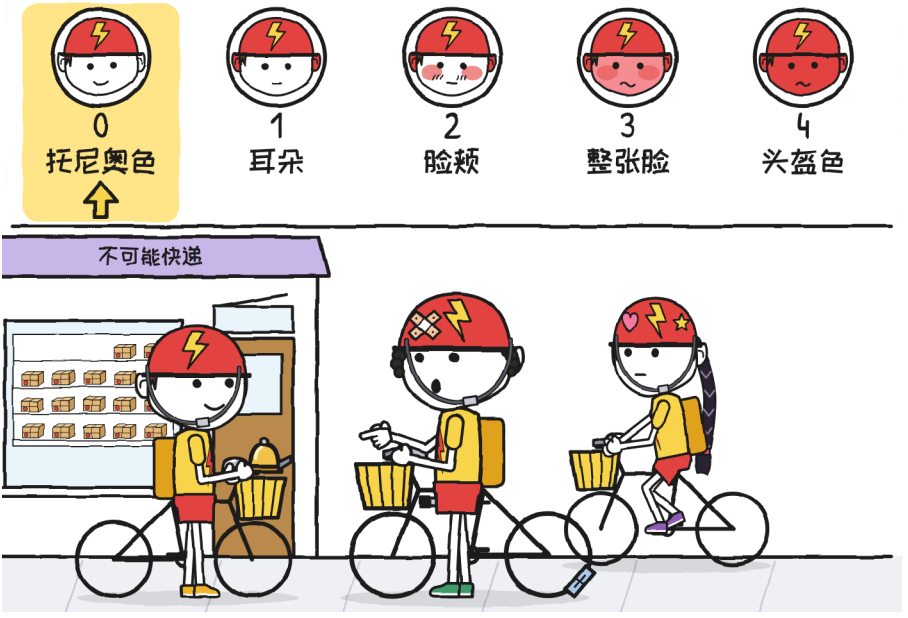
“是你当小托的时候的？”

我看着托尼奥的脸。什么也没有。连耳朵也没有。

“是别人这么叫我的时候的。现在我叫托尼奥。你呢，你叫什么？”

“爆……”布鲁诺停住了，“布鲁诺。”

“那不就是了，布鲁诺。”



布鲁诺抬起头，像是听见自己的名字从广播里传出来。在闪电快递，已经有两年没有人叫他布鲁诺了。

佐伊张开了嘴。

星期二，她划掉了“布鲁诺”，写上了“爆胎”。

托尼奥拨了一下小锤。一次，没有看任何人。

叮铃。

佐伊把嘴闭上了。她想了想。想了黄灯亮的那么久。

“听着不错，”她说，“我们迟到了，托尼奥。”

他说的是“托尼奥”。什么也没多加。 —J.

他们排成一队走了，佐伊，布鲁诺，最后是托尼奥，大拇指始终靠近那只小锤。



那天晚上，我又把卷帘拉了上去。

我还是把两把守夜的椅子摆在窗前，我的和闹钟的小椅子，这是传统，然后钻进被窝，把闹钟夹在腋下。那天晚上，我是躺着守的。

“又在守夜？”妈妈在走廊里问。

“今天我守的是什么也不发生。”

“这个我最擅长了。睡吧。”

我撑到差不多十二点。

我睡着的时候，记号笔没盖笔帽。枕头现在是绿的。—J.

我在闹钟响之前醒了，整个身体都为一声叮铃准备好了。

天亮了。

什么也没有响。

没有叮铃，没有窗户亮起来，没有4号那家的狗。

这是我在我们这条街上听到过的最美的寂静。





第6章

暂时

星期六，十点，我画了货架：十七个包裹，三个空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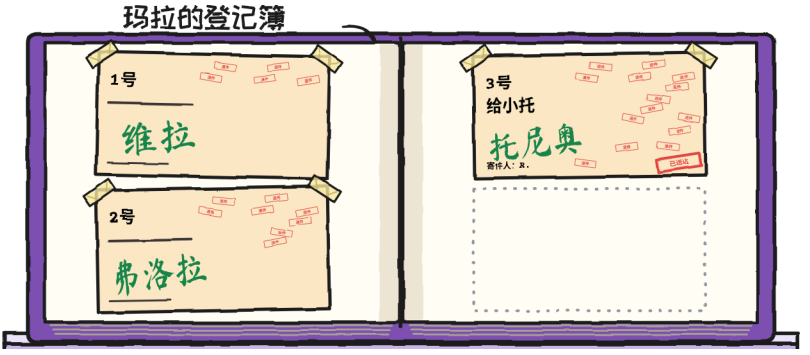
我是穿好衣服过的马路，这已经是进步了：第一个星期六，我穿的是睡衣和拖鞋。进门之前，我看了一眼门上方的那扇小窗，玛拉留着开着，给回来的东西用的。它还开着。没有任何东西进来过。

那三个空位，我花的时间比那些包裹还长。每一个里面都留着一块干干净净的长方形，周围是灰尘。我画的时候，没有用力按铅笔。

这时候，玛拉从抽屉里拿出她的登记簿，摊在柜台上，背对着门。她揭下3号的标签，贴进了簿子里，和另外两张放在一起。

托尼奥，他每个星期六受罚，就像送货一样，准时，什么也不摘，戴着头盔，在柜台的另一边看着。他签的那个名字，从箱

子里到了登记簿里。他看了看簿子。看了看门，门关着。又把簿子多看了一会儿。



三十七个章，二十三个加十四个。三个绿色的签名。

一颗蛋，一包种子，一只铃铛。三个都来晚了。三个都到了。

第三个是托尼奥签的字。这一次，我只是把记号笔递给了他。—J.

托尼奥在他的箱子里坐下，扭了扭身子。这一次，他没有看货架。

“还是‘暂时’，”玛拉说，眼睛没有离开簿子。

“暂时，够用了，”托尼奥说。

“暂时”可以持续好多年。去问问3号。—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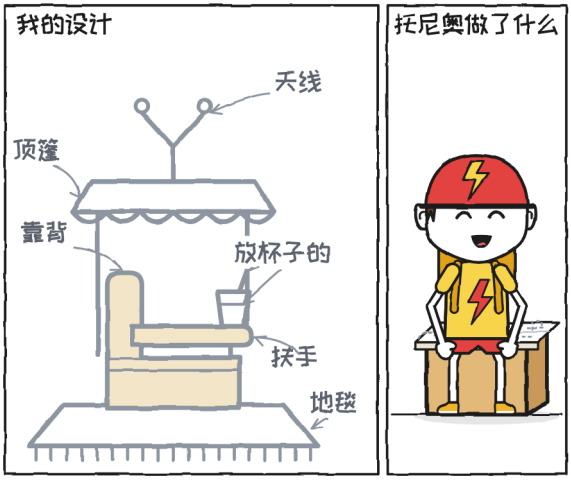
我给托尼奥看了我为他的座位做的方案。它花掉了我整整一个星期。

那是最终版，带尺寸，带图例：把送货箱改成宝座。它把雷雨那天晚上的靠背，第2版的扶手和放杯子的位置，第3版带流苏的顶篷，还有一块新的、也带流苏的地毯，全都合在了一起。天线是半夜十二点自己冒出来的；我不知道它想接收什么，所以留着了。

我用两只手递过去，像递一张毕业证书。托尼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跟他读R.的字条时一样认真。他一次也没笑。我很珍惜这一点。胡莉塔从我肩膀上方看了一眼，那表情，像是在照片里认出了一个亲戚。

“给我吗？”他说。

他把它折成四折，放在箱子上，坐了下去。



外面，铃铛在车把上歪了。我们出来透气的时候才看见：它朝一边偏了半圈，像一个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的人的脑袋。

“你拧紧的时候，我替你扶着，”我说。

“我自己来。”

他自己来。我盯着那颗螺丝。它看上去有一百圈。

托尼奥伸出了舌尖。胡莉塔在我旁边，两只手插在背带裤的口袋里，一直插到手腕，能看见拳头在里面。我没有背带裤：我用一只手抓住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托尼奥拧完最后一圈，铃铛朝向了前方，笔直，像一个士兵。

“好了，”他说。

我把自己的手松开了，这比看上去难多了。

进店之后，胡莉塔从柜台下面拿出了那张签名纸。上面有两个签名，一个洞，从那天早上起，还有一块补丁：小窗口被一张纸盖住了，还贴了那么多胶带，补丁成了整张纸上最结实的地方。

“就是那张陷阱的纸，”她不等玛拉问，就对她说，“我修好了。”

然后她把它放在托尼奥面前。

“你能给我签个名吗？真的。底下什么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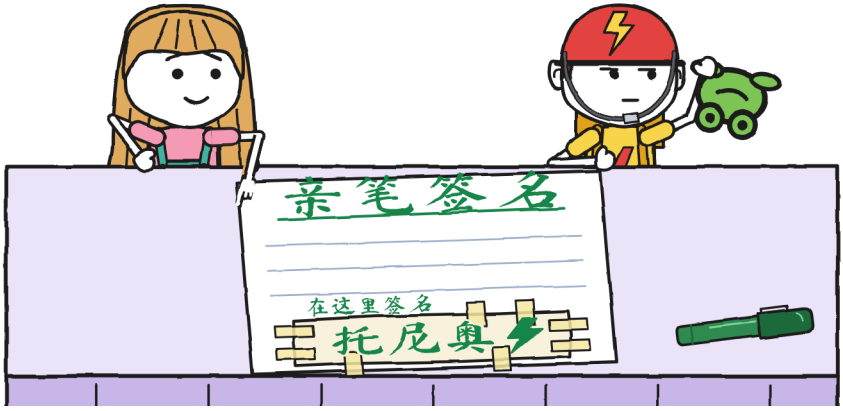
她说得很慢，只说了一次，然后等着。

托尼奥看了看纸的下面。看了看柜台的下面。把青蛙翻了个面。

托尼奥拿起青蛙的时候，胡莉塔脸上有一块肌肉动了一下。这是她唯一的抗议。她自己把它收了回去。

“好。”

他签在补丁上：“托尼奥”，最后一个字的末笔，挂着一道闪电。



我活该。—J.

中午，托尼奥出去送一单货。我在门口看着他走，铃铛稳稳地在原来的位置。一位戴贝雷帽的老先生，拄着手杖，正慢慢地穿过街角的斑马线。

托尼奥刹住了车。他等着，一只脚着地。然后他摇了一下铃铛，只一下，好让老先生知道他在那儿。

叮铃。

老先生抬起手杖致意，继续按他的步子走。

玛拉探身到了门口，站在我旁边，抱着胳膊。

“是安东尼奥先生，”她说，“我名单上的第二个小托。”

就是那个说“我真希望是我”的人。他走到我们这边的人行道上，在托尼奥的自行车旁停了下来，车没有走：还在那儿，一只脚着地，手靠近小锤，不慌不忙。

“这铃铛是新的吗？”老先生问。

“是旧的，”托尼奥说，“以前是我的。是我被叫小托的时候。”

“已经有六十年没人这么叫我了。你要是愿意，咱们换：你当安东尼奥先生，我当小托。”

托尼奥想了想。他看了看那顶贝雷帽，又看了看自己的车把。

“暂时，不换。”

安东尼奥先生点了点头，用一根手指碰了碰帽子，像一个谈成了交易却让它开着的人。

“我就在这儿，”他说，“我过马路慢。”

托尼奥十二分钟就送完货回来了。胡莉塔给他计了时。她盯着自己的表，但什么也没说。托尼奥在他的箱子里坐下。

我拿出了R.的资料卡。那是一页纸，上面的肖像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下面是一个R.，已经有六条线索。我加了两条：

- 线索7。托尼奥骑那辆小自行车的时候，R.就认识他。
- 线索8。答应过他一只会响的铃铛。等了好多年。

托尼奥向我要了圆珠笔，在下面写了一行，用他自己的字。不在那张列表里，是快递员的大写字，挤挤的，用力得下面那一页都能感觉到：

待解决：R.欠我一个解释。

“你不打算说声谢谢吗？”胡莉塔问。她问得很慢，像端着一杯满满的茶。

“谢谢和抱怨。两样都说。等我知道该对谁说的时候。”



一点钟，维拉进来了，怀里抱着面包屑，头发上插着一根小树枝。

“我是来求助的，”她说，“面包屑已经会起飞了。现在她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降落。”她停了一下。“昨天，她选中了我的汤。”

从第一个字起，我就在凳子上坐直了。面包屑的一只角上挂着一根面条。她看着我，做出我那副“不是我干的”的表情。

跟你一模一样。还多了一根面条。 —J.

“你需要一个快的吗？”托尼奥在他的箱子里问。

面包屑从维拉的怀里探出身子，闻了闻他的头盔。

“我需要一个懂得等的，”维拉说。

“我也会。从这个星期起。”

在他身后，胡莉塔举起了两只手，像是在一场非常有礼貌的抢劫里投降的人。

我也会等。现在可以了吗？ —J.

遇到我不明白的事，我就列一张清单。这一次，我明白了，清单还是列出来了：这本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送达表。

3号送达。每个人用了多久：

- 闪电快递：十分钟。
- R.：好多年。
- 托尼奥：六天。
- 胡莉塔，在听：十一分钟（纪录）。

托尼奥从箱子里站起来，扶正头盔，用一根手指确认铃铛还是直的。还是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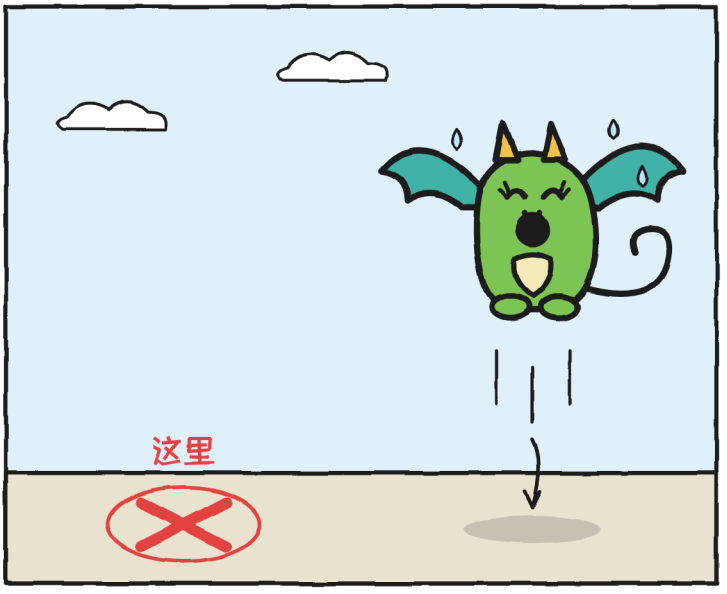
他去送货了。街上传来一声叮铃。又一声。

这一次，铃铛是他自己在摇。

我自己还是会响。我正在改。 —J.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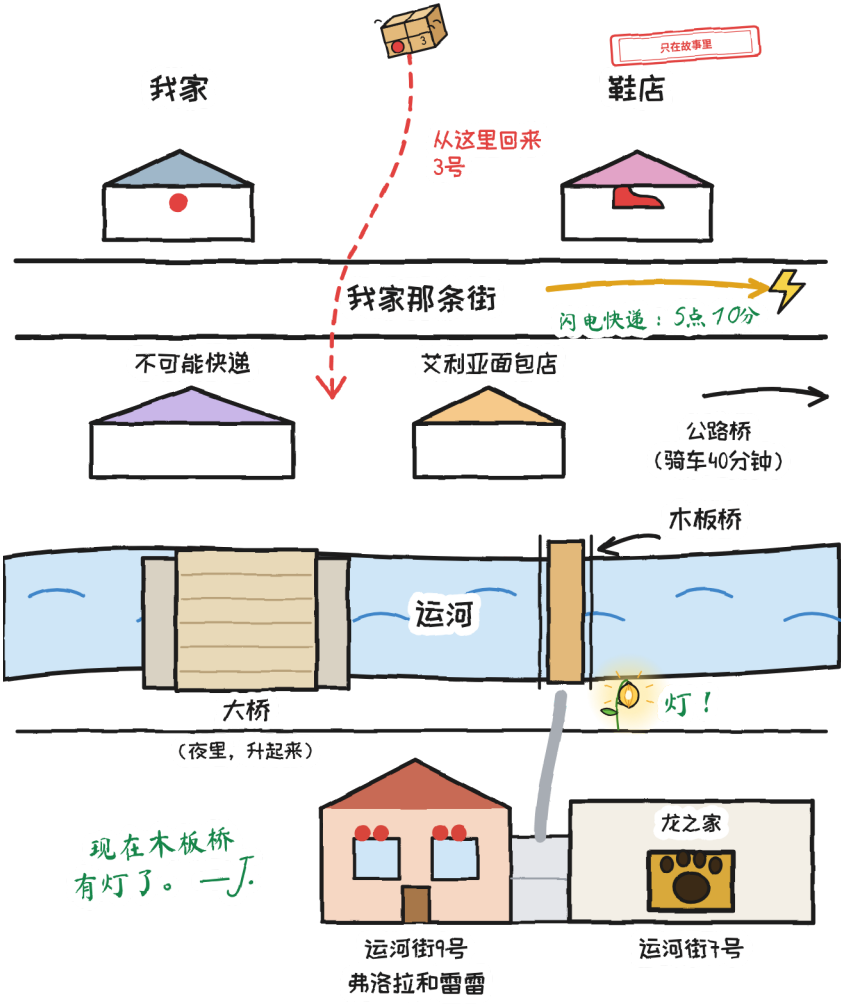
不可能快递 · 4

（很快就来）



一条什么都学你的小龙，该在哪里降落？ —J.

街区（第3版）


只在故事里
我家
鞋店
从这里回来
3号
我家那条街
闪电快递：5点10分
不可能快递
艾利亚面包店
公路桥
（骑车40分钟）
木板桥
运河
灯！
大桥
（夜里，升起来）
现在木板桥
有灯了。—J.
龙之家
运河街9号
弗洛拉和雷雷
运河街7号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大家以前叫托尼奥“小托”。现在，他自己选自己叫什么。那你呢？

我喜欢别人叫我……

也可以叫我……

我不希望别人叫我……

我是胡莉塔。只有签名的时候才是“J.”。 —J.

一个故事，六种尺码

这本书有六种尺码，适合3到16岁，还有20多种语言。XXS、XS、S、M、L一页一页地讲这个故事，用的是同样的插图，细节一次比一次丰富；XL是小说：还是同一个故事，只是多了地方，留给古尼心里想了却没说出口的一切。

各级别参照CEFR，仅供参考。XXS：pre-A1 · XS：A1 · S：A2 · M：B1 · L：B2 · XL：B2–C1。

每人有自己的尺码。同一声叮铃。 —J.

给家长和老师

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com （含L码的练习）

真正的自行车：该怎么做

1. 一定要戴头盔，而且要系好。就算只是“去隔壁一下”，也要戴。
2. 要让别人看得见、听得见：车灯、浅色衣服和车铃。车铃是用来提醒的，不能命令别人让路。
3. 两只手都放在车把上。如果有什么让你分心，就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
4. 人行道是给步行的人走的：在那儿，要推着车走。过马路之前，先停下来看一看。

“只在故事里”这个印章，标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在街上可不会发生。

出门前，检查你的自行车

